

## 吴昌硕皖省“谋差”

□ 夏冬波

吴昌硕于光绪十三年(1887)在友人资助下捐升上海县丞后,又在好友徐士恺、吴保初等的帮助下,于光绪十九年(1893)十月初六(11月13日)成功捐升试用知县。十月初六,五品顶戴试用知县吴俊卿,浙江人,自严家桥厘卡来禀知捐升知县到省藩轺牌示照得。这是吴昌硕捐升试用知县的首次报到履职,从上海浦东严家桥来到苏州,他是向江苏巡抚报告,自己捐升知县成功,现在吴昌硕已经是试用知县了,时年50岁。

吴昌硕在光绪十九年(1893)尹沅、任颐为其绘《吴昌硕五十小像》自题诗道:

长龕白木柄,饱饭青雕胡。  
生计昔如此,田园无处芜。  
而今一行吏,转负十年租。  
何日篱边菊,陶潜共酒壶。

吴昌硕虽然捐了个试用知县,但清代官多缺少,没有实缺还是不能委任,没有关系也万万不可能委任,只能等待机会。为了尽快摆脱“酸寒尉”的“行吏”窘境,离开浦东严家桥的差委,谋取知县实职,他于是年十一月,即捐升试用知县一个月之后,由苏省溯江而上远赴皖省,找到他的老相识、老同乡,时任安徽巡抚的沈秉成,不为公事,只为“谋差”而来。

沈秉成(1823-1895),浙江归安(今湖州)人。原名秉辉,字仲夏,号耦园,又号听蕉,室名蝶研庐、听榭楼。咸丰六年进士。官至安徽巡抚,署两江总督。在皖时曾创设经古书院,又筑沿江炮台。著《蚕桑辑要》。

吴昌硕与沈秉成同为湖州人,他们相识较早,在光绪十年(1884)十二月,沈秉成就为吴昌硕的“孟鼎”拓片题记:昌石仁兄好古多闻,邃于金石之学,必能辨之。光绪甲申季冬之月,归安沈秉成。

吴昌硕以金石书画为媒结交了一批名儒大宦,如高邕、任伯年、杨岷、谭献、俞樾、潘祖荫、吴大澂、吴保



初、徐士恺、裴景福等。但在其“朋友圈”中,既是老乡,又是老相识,还是金石之友,又掌有权势的人,吴昌硕认为还是时任安徽巡抚的沈秉成比较靠谱。光绪十九年(1893)十一月,吴昌硕由苏省出发,溯江而上,直奔沈秉成的皖江节署。途经芜湖时在长江轮船上偶遇凌霞,请凌霞题《壬辰山水》,同题者还有费念慈和高邕。

光绪癸巳仲冬,忽遇仓石老兄于长江轮船中,出此索题,漫成三体诗,博笑。弟凌霞手稿。

凌霞(1820-1903),一名瑕,字子与,号尘遗、病鹤。浙江归安人。与陆心源、姚宗、戴望、施朴华、俞刚、王宗义诸生并称“归安七子”“苕上七子”。咸丰七年赴沪,后到扬州为人司帐。“扬州八怪”名之始作俑者。有《三高遗墨楼集》《癖好堂收藏金石书目》等。

吴昌硕与凌霞是老乡、认识甚早,光绪十年(1884)就有凌霞在吴昌硕藏孟鼎拓片上题字。凌霞家贫,且一生未入仕途,吴昌硕在《石交录》中赞其有“无求于世,自乐其真”的“高风远韵”,并引为知己。在吴昌硕《石交录》中43位知交朋友中,凌霞位居前列。凌霞长吴昌硕24岁,对“扬州八怪”多有研究,对吴昌硕的习画取径具有一定影响。

吴昌硕在长江旅途中仍然笔耕不辍,为船西老友(马瑞熙)绘《伴灯夜读图》并题,以报马瑞熙的赠诗。

来到安庆安徽巡抚沈秉成的节署,想必两人先是寒暄一番。已是冬至时节,刚好翰林院编修熊方燧由京城回籍江西高安县过冬至节,回程返京路过安庆,沈秉成宴请熊太史,吴昌硕叨陪宴叙,引出一段吴昌硕为熊方燧刻“祖金轩”印章的金石趣闻。(参见拙文《吴昌硕刻“祖金轩”印章小考》)

吴昌硕作为传统文人,具有修齐治平的理想,对古代的忠烈有崇敬之心。他利用来皖江的时间游览了安庆大观亭,凭吊了余阙墓,作《登大观亭,吊余忠宣墓》一首:余阙初谥文忠,明初改谥忠宣。按《元史》,城破,阙引刀自刭,堕清水塘中,妻子俱殉。



## 亦志亦记亦新闻的《项有彬文集》

□ 合肥 李云胜

有朋自远方来,席间,幸得《项有彬文集》一套,让我想起了乾隆年间进士王文治《题颐和园藕香榭》里的两句诗:“得好友来如对月,有奇书读胜看花。”欲读懂《项有彬文集》,必先了解一下作者乃何许人也!

先从作者母亲龚维蓉说起,龚家乃合肥四大望族“龚张李段”之首,据收藏在安徽省图书馆的《龚氏宗谱》记载,龚家始祖祖“俊,字一山,行一。明季由江西临川迁合肥”。而流传在清末庐州城里的民谣云:“一世二世孤苦伶仃,三世四世渐有书生,五世出一高僧,六世车马盈门……”其中,自明末清初龚鼎孳始(明崇禎甲戌进士,工部主事,清康熙官至礼部尚书),一直是名家辈出,享誉后世。看一看那一连串耀眼的名单吧:龚照瑗、龚心湛、龚心钊、龚积炳、龚兆庆、龚意农、龚衡军……

再来看看作者的简历,项有彬先生(1928.7.19-2011.4.8)先后在山东《大众日报》、华东新闻出版社、《皖北日报》、《安徽日报》任编辑、记者、主任记者,是安徽省著名的老报人、作家。先后荣获省作家协会“老作家文学贡献奖”,中国文联“从事新中国文艺工作六十年”纪念奖章及荣誉证书。离休后创办《旅游生活》杂志。笔耕六十多年,除留下六十

多万字的新闻报道外,还出版了《似水年华》《澳洲行》《九华山》《天柱山》《庐州胜貌》《美哉淮河》等书,以及《旅游概论》《风光地理》等教材。

特殊的家庭背景,多姿多彩的职业生涯,使得作者呈现给读者的文字亦志亦记亦新闻。《项有彬文集》共分《似水年华》《走遍安徽》《旅游行与思》《历史的见证》四卷,既有对青少年时期过往生活的回忆,也有做记者时的新闻报道,还有大量的游记散文。

通览四卷,我们会发现文集有以下几大特点:

一是对过去庐州古城及其周边地区历史的拾遗补缺。第一卷《似水年华》讲述了一个乡村孩童在外强入侵、内战连年、兵荒马乱的年代颠沛坎坷的经历,及至革命风暴、阶级斗争、革新图治的历史岁月中,又顽强进取最终成为一名记者、作家,“向人们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之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画卷。”

作者出生于合肥县北乡,随母亲在庐州城基督医院生活了一段时间,后因抗战爆发迁移安徽临时省会立煌县,待青年时又去京沪赶考,并最终投身革命。这段历史被作者以惊人的记忆、独特的视角、流畅的文字记录下来。

二是作者对我省旅游事业的贡献,相关内容是文

吴昌硕在诗中对余阙忠宣的英烈事迹予以热情的颂扬和缅怀。“读公青阳集,浩气扶纲常。”余阙对于后世具有教化之功。在诗的最后,也表露出作者的心迹。只可惜千里一棹来皖江,晚秋草木已落霜。

吴昌硕这次皖江“谋差”并没有及时得到实效。沈秉成于光绪十九年(1893)在任安徽巡抚,至第二年即光绪二十年(1894)四月十九(5月23日)就免职离任回籍了。光绪二十年(1894)七月十九(8月19日),沈秉成病卒吴下,时年73岁。吴昌硕送挽联一副:

重忆旧游,剩山揖皖公数行别泪。  
若论大业,与钟藏魏叔千古齐名。

诰授光禄大夫仲夏大中丞大人灵右,五品顶戴江苏试用知县叩挽。

吴昌硕与这位老乡、老相识和金石文友感情很深,对这位“皖公”政绩给予高度评价。

关于吴昌硕此次皖江“谋差”,由于未果而终,记录和研究的比较少。但我们还是从吴昌硕的“朋友圈”的来往中,如吴昌硕在写给他的好友诸贞壮和杨岷的书信中得到些许信息。

贞长先生画鉴:前日走送笺伯不及,至今未得其书,忙碌可知矣。信件涂上,如不合式,示明再书,如何?俊以春分发疾颇苦。江右无差,其苦尤甚。

信中笺伯即商笺伯,也是吴昌硕的文友。此信落款没有时间,当写于皖省“谋差”回来后之第二年春,即1894年春。“江右无差,其苦尤甚。”就是指吴昌硕的这次皖省“谋差”之事,信中表露出吴昌硕的无奈和悲苦。

这次皖江“谋差”,在吴昌硕的仕宦生涯中虽然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迹,但对吴昌硕的坎坷不顺的仕宦人生来说,也是一次历练。且在交游过程中也留下一些诗文书画印作,值得关注。

不久,通过老同乡、老相识丁葆元的帮助,吴昌硕被安排到海运津通局差委。丁葆元是吴昌硕最重要的政治贵人,他很快帮助吴昌硕在上海海运津通局谋得一份差事。这时候的吴昌硕快51岁了。

关于这次吴昌硕皖省“谋差”的事,在凌霞于光绪二十九年癸卯(1903)十一月去世时,时隔快十年了,吴昌硕仍然记得这次与凌霞的皖江邂逅,其挽凌霞遗诗云:

鸠江谈宴后,回首九年余。  
惨惨三秋节,凄凄一纸书。  
梅花香未减,薤露痛何如。  
咫尺扬州路,高怀未尽摅。  
金石称三友,今存我一人。  
家贫文字富,身贱性情真。  
摺古遍难乞,贻书墨尚新。  
只鸡同斗酒,深愧未恭亲。

“鸠江谈宴后,回首九年余。”正是指的这次皖省“谋差”。

集的另一个亮点,从而被原合肥市委书记钟咏三赞誉“为安徽旅游界十分活跃的旅游学家”。作者离休后创办了安徽省旅游学会,撰写了许多介绍安徽旅游景点、论述旅游开发的文章。彼时的旅游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热门,但项有彬先生已经有了“把旅游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”的意识,不仅撰写了大量的游记,比如文集第二卷《走遍安徽》和第三卷《旅游行与思》里系统推介九华山、天柱山、淮河、巢湖以及合肥景观,还有为高校和旅游业界培训讲课所写的讲稿等,既有山水风光的美文欣赏,也有闪烁着思想光芒的理论研究。

三是作为报人记录时代的新闻短篇,常言道,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。文集第四卷《历史的见证》中的一则则消息、一篇篇报道,让我们仿佛坐上了时空穿梭机,把我们经历过和未经历的历史都一一呈现在字里行间。于是,《斗争封建把头》让我们回到了合肥解放之初;《打石头》让我们记住了治淮工程;《合肥手工业蓬勃发展》让我们感受了激情燃烧的岁月……

《项有彬文集》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后,受到广大新闻工作者和旅游界同行的青睐,在即将举办的2019黄山书会上将与广大读者见面。